

光明

Henri Barbusse

Clarté

本书根据 E. Flammarion, Paris

1920 年版本译出

光 明

原著者 [法] 巴 比 塞
翻译者 陈 乐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永嘉路 25 弄 8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證出 094 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850×1156 毫米 1/32 印张：10 3/4 字数：236,000

1963 年 12 月第 1 版

196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200 册

统一书号：10078·2239

定价：(九) 1.15 元

內 容 提 要

· 西蒙·保朗是法国一家工厂的小职员，他眼光短浅，自私自利，过着庸庸碌碌的生活，同时他还受到沙文主义思想的毒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报到入伍，亲眼看见兵士在前线所受的苦难和统治阶级表现的腐朽无耻，后来他负伤退役，又看到后方的许多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这些都促使他思索有关这场战争的根源等问题，他逐渐认识到只有革命才能给世界带来光明。

小说真实地描写了一个普通的法国小市民觉醒的过程。1919年列宁在《论第三国际的任务》一文中曾指出，“群众的革命意识的日益增长，已成为到处都可看到的普遍现象，亨利·巴比塞的小说《火线》和《光明》，可以说是这种现象的一个极其明显的证据。”

目 次

一	我	1
二	我們	18
三	夜晚和黎明	36
四	瑪麗	47
五	岁月	58
六	夜晚里的声音	65
七	簡略的叙述	72
八	喉舌	84
九	暴风雨	98
一〇	墙	109
一一	在世界的尽头	115
一二	黑影	142
一三	你往哪里去?	161
一四	废墟	180
一五	幻影	188
一六	De profundis clamavi	196
一七	早晨	227
一八	眼睛	238
一九	幽魂	246

二〇	祭礼	255
二一	丕!	290
二二	光明	299
二三	面对面	317
译后记		331

— 我

一星期里，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每天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

傍晚，敲七点钟了，钟声开始时很轻，但是立刻就变得乱哄哄的。我合上了簿子，把钢笔擦干净放好。我围上我的围巾戴上我的帽子，对着那面镜子看了一眼，镜子里照出我的齐整的椭圆形的脸、我的亮光光的头发和我的漂亮的胡子（看得出来，我比一个工人高尚得多了）。我熄了灯，走出那间四面全是玻璃窗的办公室。我穿过了锅炉间，给卷进密密层层的人群，在这许多人当中，那使得他们得到解放的钟声还在响着。这群拥挤的、阴暗的人，在各个过道分散开来，好象云朵一样在楼梯上滚动，在他们中间，有几个声音在走过时对我大声说道：“晚安，西蒙先生。”或者讲得比较疏远一点：“晚安，保朗先生①。”我一个一个地回答他们，我听凭自己给大伙儿带着向前走。

大门外面是光秃秃的平原，四周的地平线上一片灰白色，站在门口一眼望去，工厂的长方形的和三角形的外形，以及那已经不再冒烟的高烟囱，好象巨大的黑色的布景一样。在烟囱的顶上，压着沉得低低的夜云。拥挤的人群偷偷地把我拖走了。在厂门口对面的墙跟前，有一排妇女在黑影里等候着，隐隐约约地

可以看出来她们胆怯的苍白的脸。大家在人丛里彼此凑近身子，你喊我，我喊你，认出了熟人。一对对男女很快地勾起了胳膊。人们目送着那些工人乱糟糟地沿着那条蒙蒙眈眈的太路走不见了。

这条大路是空旷的原野上的一道灰白色的路线。在广大的幅员里，指出它的去向的是一行行干巴巴的、如同吹熄了的蜡烛一样黑黝黝的树木，是电线杆和上面的长长的蜘蛛网似的电线，是荆棘，或者是象骨头架子似的荆棘篱笆。这儿有几座房屋。在上面，在稀稀落落的房屋的上空，是一片依然苍白的和黄色的天。乡镇里，刚刚离开工厂的沾满泥污的人群在蠕蠕前进。西风吹得蓝色的、淡黑色的或者土黄色的工装微微地抖动，吹得羊毛围巾轻轻地飘动，吹得人身上的气息发散开来，同时它也拂打着我们的浸沉在天空底下的夜色中的蒙眈的面孔。

随处都是召人注意的小酒店。店门关得严严的，但是门面上的和门顶上的玻璃却好象闪耀着金光。在一家家小酒店近旁，都是些低矮的、没人住的、空荡荡的旧房子；另外一些房子呢，都坍倒了，在这个由好多住宅形成的阴暗的山谷里，造成一个朝天的缺口。在我的四周，穿着钉鞋的脚在踩硬的泥路上拖着步子走着，听起来好象低沉的鼓声，后来走在人行道上，又发出了铁链的声音。我虽然低着头向前走，但是我听不见我的脚步声，它和别人的混在一块儿了。

如同每天晚上那样，每个人都显得匆匆忙忙。在墨水一样漆黑的风景里，一株弯曲的大树，仿佛它也有灵魂似的，在拼命挣扎，走到那个地方，人们突然一只脚往前沉，顺着坡儿向下走

① 本书主角“我”，叫西蒙·保期，称呼他姓显得比较疏远。

了。在那边，看得见維維耶①的灯火在閃耀。那些耗尽了白天光阴的人，向着这些地上的星星走去。在晚上，每个人的希望跟每个人的疲劳一样，都是差不多的。我們都是一样的人。我也是如此，我也朝着我的光亮走去，就象所有的人，就象所有的晚上那样。

* * *

我們向下走，走了很长很长的時候，然后，斜坡走完了，大街好象一条大河那样平坦，愈往前愈宽地伸进城里。透过那边到了三月末还是光秃秃的老梧桐树的树枝，能够看见立在空中工人的住房，它們好象罩着浓雾的古怪的棋盘，棋盘上这儿那儿横着一个个明亮的方格子。这些成直綫的悬崖把我們这些象一群蚂蚁似的人流吸收进去。大家在暮色蒼茫中的一排排树木当中分散开来，消失在挤在一块儿的住宅和房間里。他們汇流到門洞里，隱沒到房屋里，跟着，模模糊糊地，出现了灯光。

我繼續夾在几个同伴中間走着，他們都是工头和職員，因为我不跟工人們来往的。接着，我和他們握握手，独自一个人走了。

乱紛紛的行人都不见了。开鎖的声音和敲窗戶的声音漸漸少了。家家户户都又关上了門，夜晚的城市变成一个深远的荒野。除了我在地上走的脚步声外，别的什么声音我都听不见了。

維維耶分成了两部分，毫无疑问地就象許許多多別的城市一样；一部分是有錢的城市：大街上有大咖啡館，豪华的旅館，雕

① 維維耶，在法国南部的亞德世省，在罗纳河边。是一个古老的城市。

梁画栋的房屋，教堂，还有在山丘上的城堡。另一部分是我正在往那里面走的下等区域。这些蛛网一样的街道成为大街延伸出来的部分，在它们周围全是工人的营房似的住宅。大街一直上升到工厂所在的高原上。我在哥日朗家的厂里做职员做了六年了，六年来我清晨从这条路爬上去，日落从这条路走下来，已经成了习惯。我现在还住在这个区里，我真想有一天上那边去定居。但是城市的这两部分是隔开来的，当中有一种界限。过去一直是这样，将来也一直会是这样。

在綠街，我只碰到一盏路灯，又看到一个灰头发的小姑娘从阴影里走出来，又走到阴影里，连看也没有看见我，只顾在怀里紧紧抱着别人差她来买的一只一公斤半重的面包，就象抱的是一个洋娃娃一样。在市场街，我住的这条街，在半明半暗的微光里，理发店中全是摇曳的灯光，在模模糊糊的玻璃窗上，灯光映出一个个影子。写着弓形招牌的半透明的门，在我走过的时候正好打开来。在一块用来做为店招的随风砰砰作响招徕顾客的刮胡盘^①下面，于斯当·波卡尔先生本人出现在门口，同时，送出来了一道带着香味的亮光；他是在送一个顾客，乘这个机会讲几句话。我顺便也看到了这个顾客，他满脸信服的样子，点头称是，而波卡尔先生呢，神气象个先知^②，用他那只闪着亮光的手，抚弄着他的永远象新修饰过的、金黄色的胡须。

我绕过了从前的白铁铺。这家店铺的墙上起了一道道的裂缝，歪歪斜斜，全是尘土，玻璃窗完全失去了光泽，有几处没有

① 从前法国理发店顾客刮胡子时，下巴底下放一个盘子，后来有用来做为理发店的招牌的。

② 先知，天主教中指所谓宣扬神谕的人。

玻璃，露出一个个漆黑的洞。我仿佛在几步路远的地方看到了小安东奈特的影子，这女孩眼睛有病，老是医不好，但是到不到她跟前去，我还拿不定主意，后来我跟每天晚上一样，回到我的院子里去了。

克利雍先生的小铺子在院子最里面的一头，他整天在他的铺子里拚命地干着一些零零碎碎的活。现在他站在小铺子门口，在我面前，就象一块界碑。每天晚上都是这样。一看见我，这个老实的巨人就摇起他的大脑袋。他刚刮过脸，戴着一顶方便帽，鼻子长得奇大，耳朵也长得挺宽。他拍着他的象木板一样硬的皮围裙，把我拖到路边，叫我靠在大门的方柱子上面，然后放低声音，带着极其知己的神情对我说：

“这个彼特拉格，真是一个坏东西。”

他摘下便帽，他的长着一根根直立的、好象扫帚似的头发的脑袋摇得更厉害了。他又说道：

“我把他的钱包修好了。那只钱包根本不能用啦。我给它钉上一个揷钮，这花了我三十生丁^①，对不对？四周还补了一道辮子，还有别的活。这种修理是要花钱的。嗯，我向他提到他那架他不会用的縫紉机，我对它很感兴趣，这时候，他脸都白了。”

他为了了一件“修鞋子”的事，向我說特隆普松先生如何自高自大，又向我介紹貝克萊先生的为人，說他虽然外表上一副令人起敬的样子，却欺他老实，他替他修承雷，只酬謝了他一把可以切“凡是他看得见的东西”的小刀。克利雍先生对我历数他一生中遇到的重大事件，然后說道：

① 生丁，一个法郎的一百分之一。

“我这个人呀，我没有钱，但是我良心好。如果说我专干琐碎活儿，那是因为我父亲就是专干琐碎活儿的，我父亲的父亲也是一样。有些人跑得快，那是真的。我呢，我可没有这个想法。我只做我现在做的事。”

突然，街上传来了一阵响亮的用力顿足的声音，愈来愈响，接着出现了一个人影，摇摇晃晃、跌跌撞撞地向我们冲过来，仿佛被一个强大的力量推动着。这是铁匠勃利士比耶，他跟平日一样，喝醉了。

勃利士比耶看到我们，就喊起来。等到到了我们身边，他又露出犹疑的样子，接着，象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他在街沿上站住了，鞋底发出响亮的、好象套马具时的乱哄哄的声音。他用眼睛打量了一下人行道有多少高，但是他只是用劲地挥了挥拳头，却把想说的话吞下去了，跟着他又踉踉跄跄地走开了，脸上现出了一些红斑。他身上散发着仇恨和酒气。

“这个无政府主义者！”克利雍带着厌恶的神情说，“……这真是一些可恶的思想，对不对？”

“唉！什么人才能替我们扫除掉他那种人和他那班酒鬼呢！”他跟我握手告别时又说了一句。“再会了……我要不断向市议会说这件事，我说：‘只要他们吃醉了酒稍许违反一点儿法令，就应该把这伙主张共产的人严格地管制起来。’对吗，在市议会里面的，是不是约翰·拉特鲁伊？他们要秩序，但是到了要行动的时候，他们就象一股风一样不见踪影啦。”

这个老好人怒气冲冲。他向空中举起他的大拳头，那象一个多形的工具。他向我指着勃利士比耶刚才蹒跚蹒跚走进黑暗里去的那个方向，说道：

“瞧，这就是所谓社会主义者。至高无上的人民连站也站不

穩了！如果我一生中专干瑣碎活兒，那是因為我愛太平和秩序。再會，再會……約瑟芬伯母好嗎？我愛太平、自由和秩序。就由於這個緣故我從來也不願意加入他們那一伙。不久以前，我還看到她在街上跑，象一個姑娘一樣活潑；我對你說的老實話，我對你說的老實話！”

他轉身回到他的小鋪子里。但是，他又回過身來叫我。他對我做了一個神秘的手勢。

“你知道嗎，他們都回到那上面的城堡里來啦？……”

他滿懷的敬意使他放低了聲音：在他的腦筋里全是城堡的主人們的影象。在離開我的時候，他出於本能地向我彎腰鞠躬。

他的小鋪子是一個狹小的玻璃籠子，倚在我們的房屋旁邊，好像是這幢房子的一部分似的，一直就是這樣。我朝鋪子里望進去，看到克利雅這個普通百姓的結實的身軀，他站在一堆亂七八糟的東西旁邊，在那堆東西上面放着一根蠟燭。燭光照亮了一堆工具和掛在牆壁上的物件，看上去好像是環繞着這個大智大慧的人的形象周圍的蒙眛的金色的裝飾品。他跟他的父親他的祖父一樣，又開始干起瑣碎活兒來。他的靈魂從來不知道怨恨和妒嫉。

我走上石階，推開我們家的只有一塊拱心石是它仅有的浮雕的灰色的門。門嘆息着向後退，給我讓開一條路，我走到黑暗的走廊里，那兒從前是鋪上石頭的，鞋底漸漸地使上面沾滿了泥土，把它變成一條小徑了。我的前額撞到了掛在牆上的燈；燈熄了，滴下油來，又發出一股臭味。這盞燈掛在那兒總是看不到，常常會碰到它。

我匆匆忙忙赶回来——为什么要这样我也不清楚，现在却放慢了脚步。到家后，我跟每天晚上一样，感到了一种輕微的失望。

我走进那間又是厨房又是餐室、我的伯母也睡在那儿的房間。这間屋子沉沒在几乎毫无—絲亮光的黑暗里。

“晚上好，老太太。”

从那张堆在灰白色的向天开的方格窗子前面的床上，发出了一声叹息，接着是一陣鳴咽声。

这时候我想起来了，今天天亮的时候，喝了牛奶咖啡以后，我的老伯母和我吵了一次嘴。一个星期里总会有两三回这样的事发生。今天这一回的起因是一块窗玻璃脏了。早晨，她不住嘴地埋怨，使我发起火来，讲了一句不好听的話，跟着我把門狠狠地一关上班去了。老太太一定哭了一整天。她孕育着和反复咀嚼着她的怨恨，含着眼泪，同时忙着料理家务。后来，天黑下来，她睡了，熄了灯，想保持她心里的悲伤，也是想表示她心里的悲伤。

我走进去的时候，她正好削过土豆，她是摸黑削的，在石砖地上到处都散落着土豆，走一步路就碰到它們，它們悄沒声儿地滾到乱七八糟的旧家具和随处放的褴褛的衣服堆里。我一在那里站住，我的伯母就泪如泉涌地哭起来。

我不敢說一句話，坐在平常一直坐的那个角落里。

我隱隱約約地看见床上一个尖尖的、裹在衣服里的人影映在把窗子遮沒的窗幃上；就好象有誰用一根棍子从下面掀起了被盖似的，因为我的約瑟芬伯母是瘦的化身。

漸漸地，她在寂靜里抬高了声音，开始了呻吟。

“你沒有良心，真沒有良心！……这句怕人的話亏你对我說

得出……你說：‘你不要亂嚷嚷！’天啦！沒有一個人知道你叫我受的什麼罪。呵，壞蛋！呵，趕車的！”

一片寂靜，她的臉象是一個躺在說不上來是什麼顏色的枕頭上的黑色的斑點，從那兒發出帶着眼淚的滔滔不絕的言語，我听着它們在漆黑的房間里流動，然後沉沒了。

我站起來又坐下，我鼓起勇氣說：

“好啦，我說，算了吧……”

她大叫了一聲：

“算了！哼！永遠也不能算了！”

她把在晚上显得更加醜陋的被單蓋在嘴上，遮住臉，頭使勁地左右搖擺，一邊擦眼淚，一邊表示不能就此算了。

“永遠也不能算了！你說的那一句話叫人傷心一輩子。但是，我得起來替你弄吃的了。你也該吃飯啦。我把你從小養大（她的聲音在發抖）；我為了你把什麼都犧牲了，你跟我在一塊兒過日子，卻把我當做一個騙子。”

我聽到了她那兩只干瘦的腳，好像兩只盒子一樣，一只一只地放到石板地上的聲音。她尋找亂扔在床上的和滑落到地上的衣服；她的嗚咽聲停下來了。她站了起來，在黑影里看不見她，不過有時候看得到她的過於瘦削的影子。她穿上一件短袖上衣，一件外套，我仿佛看見衬衣和外衣的虛幻的影子，繞過她那旗杆似的胳膊，爬上她那骨架似的肩膀。

她一面穿衣服，一面獨自嘟囔，漸漸地，我的全部歷史，我的全部的往事，都從這個可怜的女人的嘴里講了出來。她是我在人間唯一的親人，她好象是我的母親，又好象是我的女僕。

她擦亮一根火柴。燈從黑暗中鑽了出來，象一個小仙女，彎彎曲曲地跑遍了整個房間。我的伯母給包圍在強烈的亮光當中；

她两眼凸出，眼皮肿得象海绵，一张大嘴老是在动着，咀嚼着痛苦。眼睛里重新又积起了许多泪水，使得双眼闪闪发光，连颧骨也发亮了。她开始走过来走过去，仍旧闷闷不乐。皱纹在她的脸上留下了很深的沟。在她的下巴和颈子四周的皮肤皱得几乎可以说跟肠子差不多——在明亮的灯光里，所有这一切都有点血淋淋的样子。

现在灯点亮了，我们住的这间阴暗的旧货堆栈的几个角落都现出来了：挂在窗子下面用两枚钉子钉住的挡风的帆布，盖着灰羊毛呢的五斗橱的大理石石面，用过长的纸头塞住的锁眼。

灯亮得冒烟，老太太不晓得在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当中把它放到哪里才好，只好放到地上，接着又蹲下来捻灯心。老妇人的身上映上了鲜明的红色和黑色，她拨弄灯心，升起了一股黑烟，又象降落伞一样落下来。老太太叹了一口气。她禁不住不停嘴地说着。

“我的孩子，你呀，”她说，“只要你愿意的话，你是非常有出息的，你一个月挣一百八十法郎……你是有出息的，但是你太不懂人情世故了。别人责备你的正是这一点。所以，我确实确实地相信，玻璃窗上的痰是你吐的。我可以拿我的头来跟你打赌。你是快满二十四岁的人了！因为我发现是你吐的，于是你就报复，冲着我嚷嚷，说我长了一张狗嘴乱叫，总而言之，你对我说的便是这句话。啊！你真是一个流氓！工厂里的那些先生待你都非常客气。你的可怜的父亲是他们手下最好的工人。你比你的可怜的爸爸更有出息，更有英国派头，你宁愿进入商界，而不继续把拉丁文读下去，谁都认为你这样做很好，但是谈到干活，你可比不上你爸爸！哈，你老实承认玻璃窗上的痰是你吐的……”

“你那可怜的媽媽，”象幽灵一样的老太太拿着一把木头汤

杓穿过了房間，又說下去，“應該說，她是爱打扮的。这不是什么缺点，不是的，而特別是有錢的女人。她老是象一个孩子一样。應該說別人埋葬她的时候，她只有二十六岁。啊！她喜欢各种各样的帽子！但是不管怎么样，她有一些优点，所以她一对我說：‘約瑟芬，跟我們住在一起吧！’于是我就牺牲了一切，撫养大了你……”

老太太停止說下去了，也不再走动了，完全沉浸在往事帶來的伤感里。她泣不成声，只是搖頭，用袖子揩臉。

我大着胆子輕輕地說：

“这些我都知道……”

回答我的是一声叹息。她生起了火。炭火上冒出一股黑烟，烟愈来愈多，在炉子上滾动，又落下来，在地上蒙上了一层薄紗。老太太拨弄着火，一双脚被烟遮住了，从她戴的黑便帽里露出来的蓬松的白头发，就象烟一样。

接着，她寻找她的手帕，用她的被炭火染黑的手指拍着她的口袋。现在她轉过身去，翻弄起煨罐来。

“克利雍先生呀，”她說，“他的父亲老多米尼格是六六年或者是六七年①从舍尔②搬到这儿来的。他自己是一个会出好主意的人，因为他是市議会的議員。（以后應該客客气气地对他说，叫他把他門前的小木桶拿掉。）波奈阿先生非常有錢，虽然脖子有毛病，可是却能說会道。所有这些先生，你要讓他們好好看待你。你是有出息的，別人已經每月給你一百八十法郎了；你在工厂里进进出出，你不是工人，是一个管賬先生，討厭的是你却

① 指一八六六年、一八六七年。

② 舍尔，法国中部的一个省。

没有一个标记证明你的身份。”

“不用标记也很清楚……”

“我更喜欢有一个标记。”

她含着眼泪呼吸着，更用劲更急促地吸着鼻涕，四处找手帕。她拿着灯四面走着。我的眼睛跟着她转，在我眼里，房间在渐渐地醒过来。我的眼光探索着，重新发现了石板铺的地，几把靠墙并排放的椅子，床上面的凝固着一团苍白色的窗子——那床象一堆泥土和石灰一样，低矮，胀得大大的，乱扔在地上、好似鼹鼠窝的衣服，桌子上和木架上的凸起的边上摆着的瓶瓶罐罐、小水壶、搭拉着的布片，以及锁眼里塞着一团棉花的锁。

“我就喜欢这样整整齐齐地放东西，”老太太在那堆蒙着一层阴影、看上去好象彩色粉笔画出来的东西当中悄悄走着，一面说道。

我照平时的习惯伸直我的腿，把我的脚搁到用得过于长久仿佛上了蜡、漂亮得跟新的一样的凳子上。我的脸跟随着我的伯母的枯瘦的怪影移过来移过去。她的动作和她的没完没了的自言自语，使我的身子轻轻地摇晃起来。

但是，她突然走到我的面前。她那件灰白条纹的上衣，挂在她那尖尖的肩膀上。她用胳膊抱住我的脖子，全身发颤，对我说道：

“你会爬得高的，你呀，你有天生的才干！有一天你也许会到处去对人讲解事物的真相。这种人是有过的。在所有人的上面，有一些更有道理的人。我的孩子，为什么你呀，你不会做那样的一个人呢，那样的一个了不起的宣传家！……”

她轻轻地摇着头，脸上还满是泪痕，她向远远的地方望着，